

石門文字禪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四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序

送僧乞食序

曹谿六祖初以居士服至黃梅夜舂以石墜腰牛頭
衆乏糧融乞於丹陽自負米斛八斗行八十里朝去
暮歸率以爲常隆化惠滿所至破柴制履百丈涅槃
開田說義墜腰石尚留東山破柴斧猶存鄴鎮江陵
之西有負米莊車輪之下有大義石衲子每以爲游

觀不可誣也世遠道喪而妄庸寒乞之徒入我法中其識尚不足以匡欲其可荷大法也方疊花制襪以副絲絢其可夜春乎織羅剪袍以宜小袖其可破柴乎升九仞之峻僕夫汗血不肯出與其可負米乎方大書其門云當寺今止挂搭其肯開田說義乎余嘗痛心撫膺而歎者也屢因弘法致禍卒爲廢人方幸生還逃遁山谷而衲子猶以其嘗親事雲庵故來相從余畜之無義拒之不可卽閉關堅臥有扣其門而言者曰雲庵法施如智覺愛衆如雪峯出其門者今皆不然道未尊而欲人之貴已名不耀而畏人挨已

下視禪者如百世之冤謫事權貴如累劫之親師皆
笑蹈此污而去庶幾雲庵爪牙矣於是蹶然而起曰
然則無食奈何曰當從淨檀行乞亦如來大師之遺
則也老人肯出則庶使叢林知雲庵典刑尚存余嘉
其言因序古德事以慰其意當有賞音者耳

蘆菴軒序

法輪齊禪師開軒于不思議室之西蘆菴林之間因
以爲名門弟子告語曰吾師以異方便附物顯理蓋
其華萼六出所以殊衆卉如心花發明諸地故其葉
之寒茂所以傲雪霜如道根深固抑魔外故其色至

潔因地法行盛明淨故其實至黃慈悲攝物道中利
故余疑其說而造焉目擊而坐了無問答微風披拂
枝葉參差異香郁然純一無雜鼻觀通妙聞慧現前
譬如兩鏡相臨於中無像而燈忽舉知相攝入雖接
武至者雲擁而集當又如百千鏡中各納燈體圓備
同徹更爲主客融通自在成法解脫昔黃龍三關神
通遊戲於語默之外寶覺之拳獨體全露於背觸之
間今禪師乃宴坐不言之中使來者嗅薝蔔焉乃翁
乃祖皆以舉手動足爲佛事克家之子又以清芬轉
法輪非縱非橫非同非異如伊之字摩醯之目非化

變諸幻而開幻衆者乎師之所示如月標指我作是說如繪虛空指非月體則此軒之所以構也空無受繪之曲則言語文字獨何傷乎禪師撫掌大笑因戲錄爲序使登之者援筆而賦蓋自石門某始

送因覺先序

覺先佛照禪師高弟也佛照於世有勝緣方其在山林也則領匡山鸞谿及其遊城郭也則住上都崇寧是望刹皆天下之冠蓋梵釋龍天之宮從空而墮者也余嘗館丈室之東見巨公要人入門下馬氣摩雲天金朱日塞門如市佛照者裙纔及膝吉貝纏其胫

勃宰趨迎權不韻甚矣然杖拂之下萬指隨之雖往來城郭山林二十年牧僧行道如一日者覺先陰相之也覺先有智仞能立事數忤其師爭曲直竟袖手還江南佛照思其賢曲折呼之覺先堅臥不動政和七年春詔易天寧爲神霄宮佛照以老病景德房寺覺先曰噫吾西矣秋八月朔來別坐有獻言者曰子去京三白矣迺復往如山林桎梏之機何余折之曰慈明吾祖也而以李公故西遊寶覺吾大父行也以王晉卿故亦西遊是二大老天下之奇德意有所合千里從之矧覺先以師老病而西乎行矣子於義得

矣覺先忻然曰敢不受教然吾之所識皆公故人能
嗣音乎余以屏迹巖叢棧絕世路寧當交公卿大夫
哉脫有見問者爲言未能爲世收寒涕是矣中秋前
三日某序

送秦少逸李師尹序

余久厭大梁車馬之塵而思江湖漁樵之樂故自淮
宋之郊再遊匡廬南窮蒼梧休于衡山之下愛其洞
壑深邃願爲終焉之所林間有人焉望之如瓊林玉
樹恍然如行金明綠野之郊見狂遊貴公子揖而問
之則此邦賢者秦少逸李師尹輩也徐扣其所蓄蓋

亦無所不觀因結爲友與之遊久而益敬會天子詔
下將校藝於有司送別於碧巖之阿而告之曰前誌
多云并汾汝洛之間土厚水深淺井十餘丈清涼甘
滑土無橫文色如烝麴故其俗重遲美茂士君子博
學而知要古今光明秀傑之士排肩而出不可勝數
大江之南荆湖之間其地卑濕人心輕浮偏急多爭
故士君子學問苟簡切觀前代能以功名富貴終始
者無幾後生未進皆以其風俗素輕浮故甘自廢棄
余切以爲過矣昔謝安有鼻疾故詠書之音重濁當
時名流慕其爲人皆掩鼻效之楊綰以清約自律而

當時貴人有爲減騶從者是皆以天姿嗜好成一時之風俗東甌之民朴野不學自古鮮有仕於朝者歐陽詹以秀才倡之至今號爲多士潮陽在瘴海之隅民未知學韓文公以趙德爲之師其俗稱爲易治以是又激厲學行成兩邦之美化今之學者能知之而莫能行之行之而不見其効何哉自信之不篤自重之不至耳使其能自信雖簞中之死人足以自致青雲之上能自重其材則跨下之餓夫足以建立而稱孤豈犇走仁義有王佐之略者而以風俗爲病哉蓋士能成天下之風俗而風俗有不能爲士之病明矣

諸君勉之吾將見君輩角立齒列出於卑薄之地仕而達發其毫末猶能無愧王謝不幸而窮蹇則猶不失爲歐陽詹趙德而已其勿以吾言爲誇也

送脩彥通還西湖序

東吳山川清勝甲於天下而湖山深秀正如美丈夫之眉目大通禪師淡然無營於林石之間而聲光照曜於四海之外如曉天之日從而遊者睿郎廓然焉其高秀之韻爛然相映如長庚之星吾友彥通旣以父事大通而其德友廓然又如無心之雲往來於湖山之上從容二老之間舒徐容曳油然自得其直諒

多聞之寔道德光華之言與夫幽尋清討之趣固已
厭飫平生矣而又周遊淮海浮飄大江經行於鑪峯
之下久之南窮衡嶽遼遶數千里弔古聖之陳迹覽
林壑之形勝求諸宗故老而扣之其異家人道之智
差別之旨無所不聞於是浩然有歸歟之興爲余留
於湘江道林者一月旣旦行余執其手而語之曰昔
雪峯道經祝融人勸其一登絕頂掉頭掣肘曰青山
長在知識難逢且山林雖佳於道無所益也明矣馬
祖謂紫玉曰山水之秀可居益汝道氣是若有益於
道者何也及觀興化之論乃曰吾雖嗣臨濟而發藥

之友者大覺是已山林未暇論也而師且後之是勝
侶之德其不可不重如是其甚也嗚呼是三者古之
人有得於一則固已誇談於叢林而傳誦於後世矧
吾彥通兼取而有之可謂盛哉獨余竒窮侵尋老境
得一而志二相視無所逃其羞雖然於其私則若不
足而能喜彥通之樂有餘也諸公咸賦詩而余敘此
爲驢彥通其見憐乎

送演勝遠序

余昔遊大梁經陳蔡之郊郊多美木類皆修榦矗矗
上干雲漢浮陰纖穠蓊鬱垂布時方溽暑畏日流金

而影不至地施擔休於其下俯仰嘆愛念封植之勤而痛恨其何以至於此而吾不能曉也旁有新者欣然笑曰子欲知是木所以臻此乎江南荆楚淮甸西洛山水深秀茂林碩材所至叢生年大枯倒蒼崖亂壑之旁者何限而人初不知貴陳蔡之地彌望皆鹵荒之壤民知美木不易有也爭治其地以蔣之日夕覩邏不啻如望嬰兒之長也方其童及尋漿液四達枝葉欣欣向榮時旁榦橫柯舉剪去唯餘直根根之漿液不得旁之也聚而成美材乃今之蒼然可觀仰者舉前日之剪洗封護者也余愛其語有理致嘆曰

夫斷木爲棊九革爲鞠亦皆有法士之志於學其可
以外是乎故余見苦學者必語以此廬陵演勝遠方
妙年志於爲道然患其才多不知收拾聞經論之可
以游心則思奪席見文章之雄偉光秀則思倒志筆
硯聽開拓正宗則思呵佛罵祖才多之過也今過余
語別且欲自匡山渡大江以問其所以出生死之要
而余患其才多故錄蔣木之說以贐之庶他日林下
爭誇臨濟之木有再茂者定吾勝遠也夫

送圓上人序

百丈爲天下福地禪宗振于茲歲月之久寺廢爲荒

丘大長老肅公來中興之其子古公又能興其家昔
之敗瓦朽楹今丹碧層出鐘魚轟轟衲子自遠而造
晨香夕燈如安養土能回心植福於茲以其殊勝之
報將如谷之答呼聲也惜乎大殿之下地荒未治有
榮州圓道人慨然欲階之使登殿者入離塵三昧得
佛土淨登之者且爾況施帛爲之者耶圓公旣出山
余挽衣告之曰一切殊勝皆心所成當勇猛勿情必
有喜施之者今雖檀林吹葉會看明月滿輪一人聞
之發心三道便從天降圓笑之曰有是哉因書以爲
送

送鑑老歸慈雲寺

龍安禪師之門有高弟其驚群之辯掣電之機如古
風穴三聖之流元祐之初開法於西安嫚罵佛祖貶
削諸方聞其風望崖而退者不可勝數而登其門者
皆一時之奇秀永安常龍安照慈雲鑑又角而出無
盡居士張公嘗問道於師自稱得法上首公以文章
功業爲時名臣天下想其風采而不可得是二三友
者獨與之周旋忘形何脫略勢位豈弟法乳之深耶
崇寧二年冬公罷政府還荆南照老迎於夏口載與
之俱至鄂渚而歸江山清華足以供談笑而賡酬妙